

幾 個 問 題



什麼叫做「歷史的道路」？

· 陰

一 路是人走出來的

人民大眾在歷史的行程中，走出了一條康莊大道。

是人民大眾創造了歷史，決定了歷史。

這條路只許前進，不能退後。

遠遠的脩長的前途，標明有顯著的路標，是基督徒的天堂，是佛敎徒的西方淨土，極樂世界，孔子的止於至善的大同世界，伯拉圖的理想國，馬克思列寧的共產社會，孫中山先生的民主國，毛澤東先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天下的路都通羅馬。

人類的祖先在去了共同的一段歷史行程以後，在羣性中堅強了個性，各奔前程，也從屬性的綜合，集體的勞作中發展了羣性，推動歷史前進一羣馬拉松行列，從各個不同的出發點，向羅馬行進。

最短的路是最直的路也是最好的路。

道路會是有迂迴的，有曲折的，到達羅馬的長程不能不覺艱苦的。

儘管有太多的迂迴，太多的曲折，目標只有一個，前面是羅馬。

旅程縱然艱苦，胸中只有一個信念，前面是羅馬。

前人已經走過的路不能再走了，我們的工作是繼續前人所已走過的道路前進，不能重複，重複是浪費，是罪惡。

尤其重要的是前人的進展的成就的停頓的以至蹉跎的經驗，必需記取，必需體驗，接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節省時間，縮小空間，踏上歷史的行程，繼續創造歷史，決定歷史。

一部人類的歷史，是喜劇，也是悲劇。

智慧是經驗的積累，發明是經驗的積累，創造也不是從天空落下來的，還是經驗的積累。

幾千年幾萬年以至幾十百萬年人類的經驗，永無止境的行程，包含了恆河沙數有血有肉有汗有淚的故事，生命和白骨的積累，走出了方向不同出發點不同的若干條道路，這是一部人類奮鬥史，也是一部人類開闢道路史。

路是人走出來的！

新的人在繼續，走出新的道路。

新的道路也還是歷史的道路。

人走出了道路，道路本身也在指引人民前進。

一一 走路的故事

人類和獸類的不同，是人類能夠積累經驗成爲智慧。除口頭的語言的傳說以外，還

有文字的記載。

從傳說和文字記載中，人類記取了過去恆河沙數的走路的故事。

每個人的出生，成長，工作的經歷和死亡是動人的故事。

每一個民族的形成，發展，延長，昌盛或者衰微，毀滅是動人的故事。

一個皇朝，一個國家的興衰，強弱，被侵略和反侵略，從鬭爭中保存自己或者推毀了自己是動人的故事。

在豆棚瓜架下，老農，鬚髮頹白，弓身曲背，一杯清茶之後，抹抹稀黃的鬍子告訴他的子弟以動人的無數故事。

在無量數的各種不同文字的史籍中，有無量數的老農在幻覺的豆棚瓜架下告訴讀者以更多的動人的故事。

走路的故事之一是道路永遠在你的前面。

從吃的說起，先民在茹毛飲血，到後來有了火，煮着烤着吃。有了農產植物，也就有了農業，有了工業。

和野獸打架，和大自然鬥爭，先是用石頭，接着有了銅器，有了鐵器，有了電力，甚至今天還有原子能。人類一步一步征服了自然，利用了自然，人類的生活一步步跟着提高了。

眼睛不止向前看，還得向上看。

故事之二是人的發見。

開頭人民被祭師僧侶用作奴隸，作犧牲，人民覺醒了，用集體的力量推翻一侶政權。

帶路的幾個人成爲世襲的貴族了，依然使役人民，虐待人民，把人民當作奴隸，當作工具。人民是受不住了，又起來推翻了世襲貴族政權。

接着出現了許多朝代的封建皇朝，人民不再是奴隸了，可是還得受君主和封建官僚的超經濟剝削，人民憤怒了，一個個把它推翻。

不料姓李的皇朝換成姓趙的以後，新的剝削不但比過去的多，還比過去的重，以暴易暴，以少數人來統治大多數人的勾當，對人民大眾是不會有好處的。

人民明白過來了，建設自己的政權，自己選出了可信任的自己人來帶路，于是有了人民政權。

在人民政權之下，人與人之間無鴻溝，無差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被發見了，不再是奴隸，更不容許有奴隸主，也不是農奴，是雇傭，而是這個家族，這個社會，這個民族的成員，這個國家的主人。

所謂政府，只是人民之下，在人民管理之下的一個辦事機構。政府的唯一職責是替人民做事，爲人民服務，人民組織政府，指導政府，管理政府。

和過去相反，逢年過節，人民得向政府辦事人訓話，幹得好，再幹下去。或是還要

幹得更好。或是不行，吩咐你們作的全沒辦好，下去，另換一批能幹的來。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走了這一條漫長痛苦的旅程之後，走到了人民政權這一歷史時代，這一人民世紀。人民不但發見了自己是人，還發見了政府這機構，政權這東西的本質。政府和人民倒了一個位置，人民的眼睛得朝下看住政府，人民的雙手得牢牢拿住政權。

在這基礎上，更向前進，人類將到達更高的一個生活境界。

從茹毛飲血用石頭工具生產到電力到原子能的應用，從奴隸翻身，消滅奴隸主，消滅官僚封建政權到人民世紀的人民政權，這是歷史的道路，這是幾千幾萬年以來的我們的祖先所替我們走出的道路。

歷史的道路也就是歷史的法則。

今天的悲劇是有的人走最短最好的路，快看見羅馬了，有的人還在半途中假寐，有的人還懶懶地停留在出發點，更不幸的是有的人沒有走上路，儘在荆棘榛莽亂竄，大聲怪叫，要快到目標的人們停留等待，甚至蠻不講理的要他們走回頭路，把歷史的車輪倒退，更不幸的是這一類不合理要求居然把留在中途和停留在出發點的人們迷惑了，忙亂了，醞釀一個對前進人們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血賬還不曾清算，世界上各個陰暗的角落又烏雲密佈，在大喊，在叫囂，「不惜一戰！」在中國這戰爭不但久已存在，而且正在擴大，製造更大規模，更具有毀滅性的戰爭！

堂吉呵德在拉住歷史的車輪。

阿Q在大團圓的前一秒鐘，對他吉普朋友說，再幫我一下，要不，你是我的兒子！堂吉呵德乎？阿Q乎！

二 無情的歷史車輪

歷史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它黑暗的一面。

歷史的道路有最短最直最好的道路，也有迂迴曲折的道路。

歷史告訴我們，人民大眾所走的是光明的一面，是最短最好最直的道路。

僧侶祭師封建貴族時封建僚以至獨夫暴君民賊法西斯獨裁者走的黑暗的一面，迂迴曲折荆棘榛莽叢生的道路。

無情的歷史車輪壓扁了粉粹了這些一相情願強迫人民走遠路走歪路走末路走絕路的領路者。

這些被淘汰了被消滅了被遺棄了的不義者的屍骸還沒有潰爛，有的成爲化石，有的血肉猶新。

中國歷史上有個有個有名的暴主周厲王，不許人民說話，用衛巫來執行警管制，人民憤怒了，周厲王被放逐而死。

有個更有名的秦始皇，硬要用武力統一，也是硬不許人民說話，開了一大套禁書坑儒銷兵墮城，在六國舉四海一之後，人民起義了，陳吳劉項一些平民老百姓加上驪山

刑徒用竹竿農器消滅了獨夫政權。

還有個在煤山上弔的明思宗，不明白自己搞得太不像話，貪污無能，橫征暴斂引起人民的反抗，還一心一意做他的萬年皇帝夢，在東北強敵步步進逼的時候，只記得安內攘外，揣心內戰，妄想用全國財力人力來數平叛亂，人民力量愈強大，他愈害怕，就更加緊剝削人民，加賦加糧，拉丁拉夫，於是又促成人民力量的更強大，終于自掘墳墓，在煤山用一條繩子結束了他不義的一生和三百年政權。

還有一個典型的武力統一論者賣友賣君最後出賣整個民族的表世凱，他的結局是八十三天皇帝夢，急死在新華宮中和歷史上的惡名。

在西洋歷史上。

每一個英國人都記得他們從前的國王查理第一爲什麼上斷頭台。

每一個法國人，也記得如何打開巴士的監獄，如何處死他們的國王。

每一個俄國人，尤其記憶得清楚，是他們自己親手推翻沙皇政權，鎗決尼古拉斯第二。

至於美國人，獨立戰爭，解放黑奴戰爭，都是他們國史上光輝的大事。

從大憲章到人權宣言獨立宣言到大西洋憲章，四大自由這一連串輝煌的文件指出了歐美人民幾百年來的歷史的道路。

在這一世代人民的心目中的，除了少數法西斯幽靈以外，大概都還記得希特拉，慕沙里尼的結局吧？都還記紐倫堡的審訊吧？最近十天內就要執行絞刑的從林以下的

十一名納粹戰犯，不也清清楚楚指出，黷武者與人民為敵者的前車之轍嗎？

希特拉慕沙里尼的下場指出另一意義，違反歷史道路者的悲劇。

歷史的車輪是無情的。誰敢於阻攔它，誰敢於頂撞它，誰敢於歪曲它，誰就被粉粹被消滅，被清算！

前進乎？向後轉乎？

歷史的道路用一句中國舊話來形容吧！「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歷史的道路也就是人民的道路。

條條路都通羅馬，羅馬就在你前面。

歷史的道路就是如此。

十月七日

讀「社會學」有什麼用？

雷潔瓊

社會學研究人類社會之構成發展和變革；分析社會構成之諸要素及諸要素之本質，說明諸要素間之相互作用，和相互作用中之決定的與被決定的關係；探求社會變革的原因和結果，找出社會進化之定律，以明晰社會變遷之方向的一種科學，因此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為人類社會的整體，社會學的任务探求社會構成與變遷之原則與定律，社會學的最終目的，與其他自然科學一樣，應用其所發現之原則與定律於現實社會，改良社會，提

高人類生活與文化水準，增進人類的幸福。

我們既然說明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任務與目的，讀社會學有什麼用呢？人是不是脫離社會而生存的，而社會是人們因生存與生活互相結合的有機總體，社會是人們通過集體生活創造文化以適應環境的結果，社會的存在有其歷史的根據與客觀的條件，個人之於社會有獨持的作用，社會之於個人，有一定的編制，只要某種性質的社會，因有存在的條件而存在着，個人的地位出生時已被排定只有在其中營一定的生活，如某種性質的社會，因失去其存在的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個人亦只有隨之而變化其生活方式，因此社會決定了個人生活，社會變革，個人生活方式隨之而變革，但是社會關係只有通過個人的整個生活才能存在，沒有各個人的生活，不會有社會生活，個人的一切關係，只有當作社會的關係才能表現出來，沒有社會，便不會有個人，個人之從事不同的職業，是因為實行着社會的分工；個人之生活在不同之階層，是因為社會的分化，個人之所以能有偉大之成就，是因為社會的客觀需要。因此所謂社會即是貫通着所有的個人的各種關係而構成的統一體，而這個統一體即由各個人的各關係中顯現出來。

社會學指示我們，個人與社會是一個過程的兩方面，個人不是為社會而存在，社會也不是為個人而存在，個人與社會是相互影響的。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社會決定個人的生活，型成個人的人格與行爲，同時個人本身在社會存在也就是一種影響，他的努力，可以對社會發生推動的作用，這就是人類不只受環境的支配，反過來都可以推動

社會與改造社會，所謂「時勢造英雄」所謂「環境使然，為生活環境所決定」這就說明人類主觀上的意識，觀念，能力，才智等基本上都須決定於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於社會的存在，所謂「英雄造時勢」，所謂「打破環境」，「有志者事竟成」所謂「歷史是人類創造的」，這都足以說明，人類推動和改造社會的主動性，不過這種主動是有限度，不能超過社會現實的物質條件的，我們認識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知道如何的選擇我們崗位，站着我們個人的崗位上盡我們的能力，推動社會進入一個比較高度發展的社會階段，當然，社會的改革，並不是任由人們怎樣地想，就可造成怎樣的社會，而是怎樣的社會必然產生人們怎樣的意識，但當某種意識反映出某種新社會的本質時，這種意識的強化，便可反過來對這種新的社會階段起着推進作用，這就是說，假如某種理論，反映出新社會的任務，對於新社會的推進是正確的，那末這種理論的加強和廣泛深入的傳播，會大有助於新社會的發展的。換句話說，我們主觀的努力不能越過歷史發展必然階段，但可以推動歷史加速前進使新社會早日誕生。

同時社會學告訴我們，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一種有規律的變動或運動，無論那一個社會階段，他總要經過產生，存在，發展與崩潰的過程，過去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會有過這樣的過程，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是在完成或開始進行這樣的過程，而每一個社會階段的發展前途，總是由另一個比較高度發展的社會的階段，代之而起，其次，無論那一個社會階段，當他產生的時候，他所處的社會環

境，往往是前一個社會階段，已經表現其矛盾百出的時期，這些矛盾之集中和綜合的表現，便是前一個社會階段的生產力，已經受着當時生產關係的束縛，不能再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歷史的事實及其具體的演變過程告訴我們，當生產力欣欣向榮地正在發展之中，同時又有着適應并助長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時，那就是某個社會階段的發展時期，當生產力表現相對的停滯而同時又受着生產關係的阻礙或束縛時，那就是某個社會階段開始進入崩潰的時期，也就是纔開始孕育着後來一他新社會階段的時期，所以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一種有規律的運動。

因此一個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不能建立和相適應的聯繫時候，生產關係阻滯了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兩者的統一根本破壞，社會呈現着經濟危機，政治黑暗，社會混亂及文化遭受破毀的現象，這就說明舊生產關係必然崩潰，新的生產關係適應着生產力繼續發展的社會生產制度必須建立。那時候也許有各種條件阻滯了他的發展，但決不能改變或阻止他的發展，換言之，社會時刻處在變更和發展的過程中，但他並不是沿直線而一氣上升的，在他的發展過程中，有時遲慢；有時迅速的，那末社會學指示我們社會發展的動向，使我們認清阻滯社會發展的主力。我們有了這樣的理解，才能建立堅強的信心，朝着正確的目標努力，負起歷史的任務。

社會學在各種社會科學中是最年輕的一種科學，而人類社會是錯綜複雜的，爲要對於人類社會得到較正確的認識與瞭解，研究社會斷方法正在不斷的試驗與實驗中。

中國的社會現在正充滿着矛盾，社會學的作用，一方面應該使我們認識現階段社會矛盾的癥結，說明中國發展的途徑，指示我們努力的方向，另有一方面使我們具有正確的觀點與嚴密的方法，研究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階段及其具體內容，使我們對於中國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與明瞭，充實社會學之內容，建立中國的社會學。

人生在世是爲的吃飯穿衣嗎？

編者先生：

不知道怎麼的，這幾天來，特別感到生活單調而且機械，早晨穿起衣服，就是忙着吃飯。吃完三頓飯。就是睡覺，第二天早晨又是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生活單調得簡直要發霉了。我常這麼想「人生在世是爲的吃飯穿衣嗎？」對於這個問題，我百思不解。先生。您能不能給我一個答覆呢？敬請

撰安

張玉麟上

玉麟先生：

您問「人生在世是爲的穿衣吃飯嗎？」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記得有個報章曾經刊載過，我現在把那個答案大意寫在這裏！不知您滿意否？

「這個問題，可能有兩種回答，一個說『是』，一個說『不是』。這兩種回答都是片面的。我們說：一個人活着，首先得吃飯穿衣，所以，吃飯穿衣的確是人生當中永不能缺少的事情。有些人有意表示輕視吃飯穿衣這件事，說那是庸俗的事情，這是一種虛偽的假清高。但吃飯穿衣，並不是生活的一切，我們吃了飯穿了衣，是爲了更好的工作，爲了改造社會，改造世界，提高社會的生活（物質的，精神的）使人類社會一天天變得更光明，更幸福。這就是魯迅先生說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三件，缺了一件都不行，沒有生存固然談不到發展，沒有發展的事物，也將終於不能生存，這是進化的法則已經証明了的。」

在一個合理的社會里，吃飯穿衣，當不至成爲問題，人們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去從事提高社會生活的工作。爭取這樣一個社會的實現，就是我們這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人生的主要目的。」

編者

如何獲得我的『精神食糧』呢？

編輯先生：

和你通信，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我知道你永不會嫌麻煩也不會笑我的，因此我會常常寫信給你，而帶給你許多我『若悶』的呻吟。

生在這種危機的大時代裡，四週的打擊賜給我的是強烈的精神飢渴，感到自己的貧弱，只想埋下頭努力讀書，而我，——一個中學生，——所離不開的是我們的教師。我盡量的想從他的教學裏吸收他給與的知識。但是，這樣苦悶就襲進來了。現在我們的教師都是一般新畢業的年青人，自然他們的學識比我多，也足夠輸給我們的了。也許我可以說他們教學的經驗太少。他們不能使我感到興趣的去聽講。不懂的時候，也不知道如何去問，他們又是很愛發脾氣的！編輯先生：請你幫幫這可憐的孩子。你教我怎樣做，才能給我的教師取得他應該給與我們的精神的食糧啊！

你的小友××月日

××小友：

你來信說：時代變動中，常常碰到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這時，感到自己學識的貧弱。激起了「精神食糧」的需要，同時，又苦於自己是個中學生，在這「浩如雲海」的「精神食糧」中。究竟是那種好呢？於是，不得不求於老師的指導，想從他們那裏「吸收一點知識」，不幸地，你們的教師；「全是一般新畢業的年青人」雖然「學識比你們多」，可是「教學經驗太少」，而且往往「會發脾氣」，因此，「苦悶就進來了」。你要求我們幫助你，並且教你怎樣做，才能從你的教師處取得你們的「精神食糧」呢？

按理講，一位為人師的先生，他應該有種責任來注意你們的傾向，特別是你們這班中等學生。應該常常和你們接近，熟悉你們所需要而不得解決的問題。然後，再根據他

的學識和經驗，提供給你們許多意見，或者介紹幾本淺明而通俗的書籍，給你們閱讀。慢慢地開導你們的意識，啓發你們的思想。然而，事實上，在今天一般學校裏，像這樣的導師，可說太少了。這裏面當然包含着許多原因，比方說，有許多中學教師，每月所得的薪金，不敷他一家老少的衣食，爲了他自己的生活，或許還幹着「外差」來津貼，因此，教師們就不能夠有充分的時間來顧及你們了。甚至，當你們屢次去請教他們時，他們會感到麻煩而「發脾氣」。

但是，你們不要灰心，一方面要了解教師們的苦衷，另一方面，再找自己的出路，俗語說得好，「三分先生，七分主人」，這就是說，縱是有好先生，主要的，還是要靠自己去學習去探討，最好學習的方法，在同學中找幾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大家集體來學習，各人拿出一點錢，買些書報雜誌，互相交換閱讀，立出一個大綱，約定一個時間，大家在一起討論。這樣，你有不懂的地方，他或許能替你解釋，他所不懂的地方，或許你也可替他解釋。彼此切磋，鼓勵。不是成了「三個小皮匠，賽過諸葛亮」嗎？

我們不知道你的志趣在那里？希望你來信告訴我們，我們儘自己力量再幫助你學習，介紹給你們幾本書籍，和讀書的方法。

再見

編者

有了課室內的知識就夠了嗎？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小孩子，絲毫不會客套，祇有用滿懷的熱望，提出衷心不能解決的問題，想來您一定能原諒我過份的爽直，給我的——也是許多其他同學的問題，一個明確的答覆的。

在今年暑假後，我們開始踏入了高中，由小弟弟的班頭，跑到了大哥哥的末尾，這時，不免要自問一下，自己的學識才能，究竟配做一個高中的學生嗎？淪陷八年，學校中的程度降低了許多，自然不必提了；即使沒有降低，一個學生僅僅有了課室內的知識就夠了嗎？

幾個同學討論之餘，認為我們需要課外讀物，不過，書籍是浩如煙海的，缺乏判斷力和基本常識的我們，不免要望洋興嘆了，雖然，古人說過「開卷有益」，但是們總覺得時間是有限的，不能不計較一下益處的多寡了。

我們也曾請老師指教，老師却反問：「你們的功課究竟會了多少？還是先讀課內的好。」我自問功課總算過得去，每次考試國、英、算、史、地等，成績常在九十分以上，不知我們對於功課，究竟該讀到如何程度，才能算够了呢？

以上兩個問題，希望您能不吝賜教。

雲夢先生：

你提出的問題，確是一般中學生常會發生的問題，「有了課室內的知識就夠了嗎？」。我們回答是：「不夠的」，這並不是說，課室內的知識，一點用處都沒有，而是說：這點知識是「不夠用」，課室內的知識，只不過給你們一把鑰匙（The Key of The Knowledge）而已，僅僅拿到這把鑰匙是沒有多大用途的，你還得想法利用它，如何去打開「真理」的門「鎖」，這樣，「讀書」才不致白讀，否則，就是把課室裏的功課，「每次考到九十分以上」，只也不過是「死讀書」而已。我們青年人的導師陶行知先生說得好。

「舊時代之學生之生長的過程有三個階級：

- 一是讀死書
- 二是死讀書
- 三是讀書死

新時代之學生也離不了書，所不同的，他是：

- 用活書，
- 活用書，
- 用書活。

你看到這裏，一定要問我了，「用活書」，「活書」在那裏？「活用書」，如何

「活用」呢？「用書活」，這又是怎麼解釋呢？以上三個問題，我們不再舉例說明，請你參看本期所刊的一篇「算術的故事」一文，那個故事，正是一個「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的好例子。

至於你第二個問題，「對於課室內功課，究竟該讀到如何程度，才能算夠了呢？」我們的回答，還是這句話「你如果不會活用，縱是考一百廿分，還是白讀」。

編者

編 後

△我們收到很多讀者來信，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問題，對於讀者的意見我們盡力接受外，關於問題的答覆，我們的取捨的標準是：特殊性的，我們個別答覆；一般性的，我們在叢書內發表。

△陳君所問的，什麼叫做「歷史的道路」？我們特請清華大學歷史教授吳晗先生答覆。

△戚君所問的「讀社會學有什麼用」？我們特請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雷潔瓊先生答覆。

△林君所問的「哲學在我們生活中如何運用」？我們特請燕京大學哲學教授張東蓀先生答覆，恰張先生事務繁重，無暇執筆，特約我們去筆記，記錄後未經張先生過目，急於付印，恐有貽誤，決定下期刊出，特致歉意。

△雷潔瓊先生，張東蓀先生，吳晗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給我們寫稿和口述，我們很感謝。

△後三個問題，（一）人生在世是為的吃飯穿衣嗎？（二）如何獲得我的精神食糧呢？（三）有了課室內的知識就夠了嗎？是由編者答覆，不當處歡迎賜教。